

大雁飞过

□叶予之

近年,在傍晚或者凌晨的时候,总能听到几声“嘎、嘎”的叫声。丈夫听到叫声,常跑出去看,说是两只或者三四只体态小巧轻便、暗红和绿褐色间隔羽毛的野鸭飞过。它们飞得很低,让人看得清楚。我说:“真的是野鸭吗?”丈夫说应该是的,除了野鸭还会是什么呢?我又说:“就当不是野鸭吧。只要能飞来这儿,也是尊贵的客人。”

在一幢高楼与另一幢高楼的缝隙中,又是在霓虹亮如白昼的夜色里,毕竟还有飞翔的动物在鸣唱,不禁给人们带来一些惬意和想象的空间。想象中,家门口有了一片泥土芳香绿草茵茵的湿地,可爱的小生灵们各从其类地安然栖居,自由来往。我心中充满憧憬,似乎感受到了小生灵生机勃勃的生命律动,如同在老街见到“磬上墩”桥畔停歇着的白鹭。那几只收颈伸嘴气定神闲的白鹭,让我恰似见到老友久别重逢般的激动,常大声嚷着要丈夫快看!

今日凌晨,丈夫又高兴地告诉我:他在庐山路的高架桥上,见到了一群大雁飞过,有四十余只,队阵和从前的一样。丈夫的话让我眼前似乎又见到了从前见过的家乡上空的雁阵。

儿时,住在有着田园风光风景优美的周隘陈村。房东婆婆的小屋墙外,有一大块地势颇高的小操场般大的“火烧场”。火烧场上有碎砖断瓦堆成的碉堡似的“高墩头”。站在高墩头仰望天空,湛蓝通透,空旷寥廓;俯瞰原野,远处山影绰绰,近处绿波逐浪,点缀着色彩鲜艳的小野花。如在余晖依依暮霭四合的黄昏,忽然头顶上空传来“嘎嘎嘎”的鸣叫声,小孩们停止嬉闹,望向空中:“快看,硬鹅来了。”(家乡人对大雁的称呼)。在深蓝的天幕下,一群雁阵从山峦那边飞翔过来,平展展的雁行总是斜斜地排成“一”字或者“人”字。有别于雀鸟“嗖”地空中一掠,似在炫技;也有别于鹰雕起飞,盛气凌人,尽显霸气。大雁是一个守规则齐整的群体,会让人想起列队出征的战士。尽管暮色苍茫,还是从容淡定,不急不缓,不疾不徐,列队而过,如同大漠孤烟,长河落日,那既是一首

诗,又是一曲歌。

调皮的小孩们看着一副犹如剪影般的画面,仿佛在看露天电影中一幕激烈生动的镜头,屏息静声地看着雁阵渐行渐远。人小视力好,会看到体形强健的大雁在外侧或人字带头阵,稚小的在中间。待它们消失在视野中,我们又大声地朗读起读过的课文:“一群大雁往南飞,一会儿排成人字,一会儿排成一字……”

后来长大了一些,火烧场不去玩了,但大雁飞过的景象,定要再去看一下的。看到硕大规整的“人”字或者“一”字形的雁阵,真如古人所形容的“鸣则相和,行则接武,前不绝贯,后不越序”。我常引发遐思:大雁是不会用言语交流思想的动物,但它们会用有规则的队阵来显示群策群力的集体形象,作为形象化身的支撑结构,就是它们团结友爱、顺从顾全大局的有序组合,“行如兄弟影连空”。

雁落于平川,无所谓阵形。或二三低首,或零落啄羽,我都没见到过。小时候,我好奇地问母亲:“大雁没飞上空中之前,它们住在什么地方?”母亲的回答却不能让我满意。但让我欣赏和铭记的是,它们一旦飞跃上空离开地面,就是翅开先作字,风里自成行。我观察得很仔细:最常出现在“人”字阵形那一撇一捺之间相连的尖头的,是一只尤为强健的大雁,略伸于前。与它相依傍的两只也是翘翘贴紧,但不越规,尾随其后。这个“人”字,不是松垮、分散、斜坍的,而是能竖立起来的稳固坚实又均匀的大写的人字造型。像什么?像箭簇,带着凝重、强盛穿透力的威力,顶风逆上,不畏云冷霜寒、露重雾凝,跨越重重高山条条江河。年年岁岁春分后,已是陌上花开桃红柳翠,它却要飞往北方;直至梧桐叶落的秋分后再回来。南下不过衡阳,北出雁门山,止栖于朔漠。几多磨难,几多险阻,总是保持着出发时的阵形。

大雁们这条南来北往艰难漫长的行程,半路上肚子饿了怎么办?我也问过母亲。记得母亲吟诵了一首苏辙老先生的诗,清楚地记得其中两句是“马驰未觉西南远,鸟哺何辞日夜飞”。当时,我似懂非懂。

回思大雁留存的种种记忆,如今,家乡的上空又见到了它们的踪影。大雁呵!你们再飞回来吧!延续了多少年代的“落日天风雁字斜”的绝妙景象,不能消失啊。

总第6299期 配图 汤青
投稿邮箱:essay@cnnb.com.cn

早市即景

□白万伟

晨练健行,要路过一处早市。寒暑易节,时令变换,早市总会迎着朝阳,渐次开张,准时轻声唤醒熟睡的小城,徐徐拉开市井生活一天的喧嚣。而我驻足流连其间已成惯然,漫不经心之间却又似在叩问内心,启醒自己在往来熙攘的尘世中不致迷途。

早市,醒得早,却也井然。各家摊主互不言语,悄然在自家地盘拉开阵势,绝不越界;一眨眼工夫,空阔的便民市场已是摊点密布,人流涌动,一派繁忙。

炸油条的大哥,从凌晨早起辛苦和好的满满一盆面中揪出一块,甩于案板,胳膊在空中划出一道动人的弧线。揉条、抹油、下刀、抻面、入锅,动作麻利流畅,足见功力。柔软的条面在滚烫的沸油中瞬间沉浮,眨眼间从软到硬,由雪白至金黄;大嫂在锅旁挥着长筷,挑按翻炸,片刻出锅;一根根码于筐内,香味弥漫,分外诱人。

长条桌、小圆凳已摆好。静坐一隅,要两根油条,皮脆里糯,喷香爽口;要一碗豆腐脑,雪白软嫩,料足味鲜;或来一碗小米粥、一枚茶叶蛋、一碟咸菜,如此堪称绝配。一旁,热气腾腾的板面、包子,香气扑鼻的鸡蛋灌饼、煎饼果子,皆已奉上。略带睡意的上班族、上学族,或是农民工、背包客,炎夏寒冬,不分彼此坐于露天之中,吃一顿便捷可心的早餐,一抹嘴一拍肚一昂头,匆匆上路,各自忙去。

卖菜的大婶,守着满满一板车新鲜蔬菜,笑逐颜开地向往来顾客“自夸”:这茄子、西葫芦又嫩又光溜,这豆角、黄瓜早上刚摘还顶着花儿,这香菜、韭菜、生菜,采割时弄了我一身露水呢!您就放心吃吧,自家地、农家肥,绝对绿色纯天然……各种应时蔬菜,鲜嫩可人色泽艳丽,分类整齐码好,工艺品一般。看着,恍然若见一片生机盎然的菜园地、一家辛勤劳作的庄户人。卖鱼卖肉的,卖豆腐卖山药的,片刻间,便能让挑剔的家庭主妇、煮夫们一通砍价后满载而归,点亮各家餐桌。

水果摊,色彩、形态、香味各异的水果琳琅满目,怡人又养眼。那些来自天南海北、山地平原、沟谷丘陵的水果,汇集了产地的日月天地水土之精华,几经辗转,聚于一车,慢慢卸下,呈现于此。来自南国的橘柚、香蕉、菠萝、荔枝、猕猴桃,来自北方的苹果、葡萄、草莓、鸭梨、哈密瓜,就连少见的杨桃、榴莲、山竹、佛手、火龙果,也可在小城朴素的早市摊位看到,着实吃了一惊。一番忙碌过后,憨厚的摊主小哥坐于一旁,静候第一位顾客与这些美丽的水果相遇。

远在乡下劳作的大爷大妈,也挎着篮、挑着担、背着袋、推着车,风尘仆仆来赶早市。那一篮桑葚,是翻山越岭从沟里采摘的,又紫又甜;那一担柿子,是用大缸泡、柴草烧的传统方法沤制的,又甜又脆;那一袋洋芋,是刚从地里刨的,还带着新鲜的泥土;那一车红薯,是在地窖里存放一冬取出来的,蒸煮烤炸,绝对甜糯可口。应季的香椿、榆钱、杏李、南瓜、豆谷,纯手工制作的柳条筐筐、实木砧板、虎头童鞋、农家煎饼,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,走出农村客居城里的游子们纷纷聚拢来,寻找那份久违的乡愁。

早市需早起,不由对那些早早起床的摊主与顾客深感敬佩。曾文正公说:“做人从早起起。”早起,这开门第一件事做到了,便是开了好头。俞平伯先生也曾有诗:“被窝暖暖的,人儿远远的……”特别是在寒冷冬季,能撇开暖暖的被窝早起的人,需要的是毅力、决心和坚持,也一定能走得远。每天赶早市的人们,虽不一定皆会功成名就,甚至长期生活在底层,但都是怀揣“小目标”,奔着殷实自足的生活来来又去去,爱生活忙生活拼生活,向着美好迈开早起第一步。

穿越早市,健行逐路,但脚步分明轻快了一些,心情倏地释然了许多,断定这一天都是快活的。早市,明早再相约……

